

液態社會中博物館內外之所繫—— 作為「地方」與「非地方」之思

林欣薇*

摘要

當前社會對於博物館的想像與討論已走向流動性的動態發展，博物館大量的存在與出現，已成為常態，而人類的移動也為社會與城市活動帶來了液態的轉向。許多城市將博物館的設立作為手段或方法，以各種不同的目的來放置或開啟博物館與城市之間，多元的互動尺度與關聯程度，使得博物館在城市中，對於地與人產生了影響，而這些影響的輕與重，便是本文所欲討論的內容。

生活於對博物館已司空見慣的時代，能夠回過頭思考的是，這些館所與城市之間究竟有著何種必須出現與存在的理由？而其於城市中，在加速的移動社會裡，對於常住人口與活動人口而言，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其如何能夠由內與外的提供，給予人們更多的認識與認同？本文從「液態」社會中博物館內（概念定義／內容）與館外（關係連結／外觀）的議論出發，並納入地與人的元素進行博物館之於城市，其中有關「地方」與「非地方」的論辯，指出其中並無對錯，而是能夠從認知與習慣中，提煉更適性與貼近的觸動，牽起綿延且細膩的關係，提出讓博物館成為城市紋理，彼此相「繫」相伴之建議。

關鍵字：博物館、液態社會、地方、非地方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博士研究生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nside and Outside of Museums in a Liquid Society – Thinking as "place" and "non-place"

Lin, Hsin-Wei*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society, the imagination and discussion of museums have moved towards a dynamic development of fluidity. The existence and appeara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museums has become the norm. The movement of humans has also brought a liquid shift to social and urban activities. Many cities use the establishment of museums as a means or method, with various purposes to place or open the multiple scales of interaction and the degree of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museum and the city. This makes the museum have an impact on the land and people in the city, and the severity of these impacts is what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Living in an era when museums are common. What can be thought back is what kind of reasons these museums and cities must exist and appear? And in the city, in the accelerating mobile society, what role does it play for the permanent population and the active population? How can it be provided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to give people more awareness and recognition?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inside (content) and outside (appearance) of the museum in the "liquid" society, and incorporates the elements of place and people into the museum to the city, in which the argument about "place" and "non-place". Put forward that there is no right or wrong, but can extract more adaptable and close touches from cognition and habits, and bring about a continuous and delicate relationship. Suggested that make museums become the texture of the city, to "tie" each other and create opportunities.

Keywords: Museum, Liquid Society, Places, Non-places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一、博物館之內與之外的「迭」「疊」不休

有關博物館的概念與定義，自古以來，便不斷的改變，在時代之下，在不同的族群與主義意識思潮下，博物館的發展乘載著歷史的重量，在範式中翻轉成不同的樣態，也在其中累加多元成為複合的體系。至今，博物館對於現代大眾而言，仍具有著廣闊的討論與想像，並且不同於以往的限縮，而是有著公共且開放的觀點來吸納社會與城市的聲音，此也使得博物館所需關注的面向在廣度與深度上有所遍布與涉入，也因此許多城市將博物館的設立作為手段或方法，試圖將博物館作為一種媒介，對城市發展進行維持的保留或開啟轉向的路徑，也帶來地與人在多元的互動尺度與關聯程度上，不同層次的影響。

從前，博物館空間總是被稱作白盒子（white cube），具有儀式性且純粹性的展示空間，將物件視為神聖之物的擺設，與觀眾之間具有著隔閡，也在整體上散發著靜謐與嚴肅。然而，二十世紀以降的展覽發展史，從某個角度來觀察，便是對「白盒子」的建構與解構的過程，在此的白盒子就帶有比較傳統、僵化、離開現實的、較為階級化的、有較多限制的、一成不變的、代表官方體制等等，從當下回顧，顯得較為負面的語意暗示與色彩（張芳薇，2014）。這也使得白盒子成為博物館空間發展上的經典原型，並且針對於博物館之內的展示空間留下了既定的刻板印象。

此外，不只是展示空間的單一概念固著，博物館也一直存在著儀式結構的幽靈，如 Carol Duncan（2005）所提，由於外貌上的臨摹是否為古代結構的仿效，或是信仰力量的連結，博物館總是被和較老式的儀式紀念物做比較，將博物館作為一個儀式的場所，隱藏與偽飾於世俗活動中的儀式內涵，再加上儀式中存有的表演元素，循著其照明和建築學上的細節所提供的舞台和腳本，實際上，觀者不斷在其中誤讀、混淆或抗拒博物館的線索，或者他們意識或下意識的根據自己積極的發展行動。這些因素都為絕大多數的美術館保持清楚的藏品區隔，以便做有品味的隔離，讓審美的專注凝視於領域之中。

以上對於博物館的說法皆令人耳熟能詳，也是追溯博物館發展的討論中，佔有一席地的篇幅，而這些內容大多也都指向博物館的本身結構，較令人所詬病的面向，也較具有單點且突兀的內向視角，未擴及博物館於城市中的社會脈絡，而使其成為呈現人類歷代累積物質文化的方式，形成一種階級屏障，因而產生了社會排除效應，使人們對其產生只對有能力鑑賞藝術的人開放的感覺（蘇瑤華，2018）。也因此，博物館在範式的遵循下，結構形式與儀式情境逐漸深厚，空間中的展示朝向純淨的且品味的觀賞，給予與外在環境中複雜且吵雜的相對立面，在內部以真空抽離雜質，也以粉飾的外觀造就如宮殿般的屏障，隔離了參與的對

象，也彷彿過濾的篩子，使其握有篩選的掌控。

如此，回首博物館較為人所熟知的發展來看，能夠從中檢視的是其小眾且純化的內外規劃，其中所存的權力結構與單向視角，為博物館帶來了集中式的思考，此也沉潛於博物館於時代中的脈絡演變之中，持續的形變與擴張，博物館以各種概念與形式，大量的出現於各個不同國家與城市，並且也有著許多博物館相關的組織相繼成立，對於博物館的討論也因參與的擴大，而能夠獲得更迭與疊加。

有關博物館領域中重要的組織－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大會曾於三年一屆的會議中，在日本京都舉行「博物館作為文化樞紐：傳統的未來」（*Museum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來進行博物館未來的新定義探討，此主題也引發了博物館作為媒介移轉與傳遞上的關注，將博物館的概念與定義進行與地方連結的返還，提醒著博物館的未來發展並非只是除舊布新，反而能夠兼容並蓄，才是喚起博物館與人地之間的意識，並能承接與承載文化，作為具有流動性的彈性介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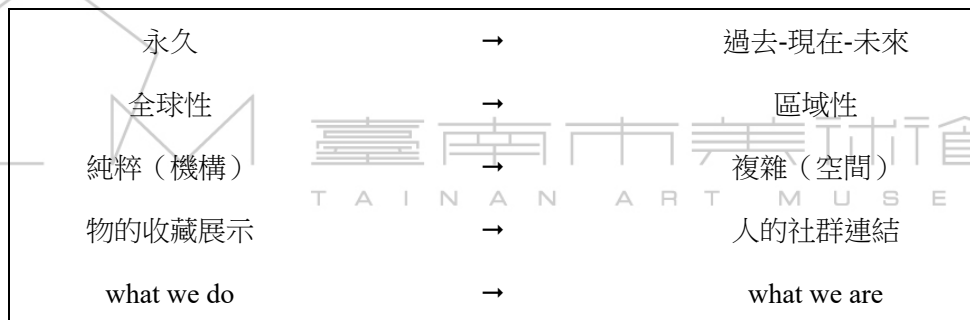
再擴充時代之下的想法與內容，「永久」不再被視為博物館定義中的關鍵詞，博物館是一個讓過去和未來進行關鍵對話的空間，具有民主性、包容性和多音性。為未來世代保存多元記憶，為各種社群積極合作，進行收藏、保存、研究、詮釋、展示和增進人們對世界的了解。在本次 ICOM 對於博物館的新定義中，用上「現在」（*present*）與「未來」（*future*），相較於過往定義所指涉的凍結般時間，新版語句中的時間推移感分外鮮明。提醒我們，博物館並非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e Adorno*）筆下的陵墓，事實上，唯有憑藉博物館的存在，站在當下的我們才能真正像傑努斯般，望向過去也望向未來（黃心蓉，2019）。因此，博物館的發展在時空中運行，其必須擁有如前述所說的流動特質，在彈性中柔軟的包覆定義的內涵，動態的滾動，而非如永久般的固定，能夠在現在與未來，甚至是對於過去延伸時間軸線，以線性般的發展來減少斷裂，也以線性般的發展來創造相互連接的可能，舒展博物館與外在更多的關連，跳脫限制與框架。

因而，對比新舊定義內容，也可以看到一個很明顯的定位轉向：博物館從具體的「機構」（*institution*），徹底轉變成抽象的、哲學式的「空間」（*space*）概念，因此，值得我們重新思考的是：博物館定義的思維模式轉變。思考「要成為什麼樣子的博物館」（*what we are*），而非強調「博物館的功能」（*what we do*），如果博物館繼續維持現狀，將會失去大量重塑自己的機會（柯秀雯，2020）。博物館在改變中進化，推進其結構與功能的調動，在各處有著人與地的特殊脈絡，以此促進對話的產生，也對於社會有更多的回應，活化思維的模式，思考並全面的來看待博物館的面貌。

而所謂的全面對臺灣而言，從博物館法的立法中觀察，由於各式各樣的公私立博物館發展脈絡不同，並且各博物館因展示內容本就有多元化的傾向，如果要健全博物館政策，不能只把焦點放在博物館本身，而要把社區總體營造相關政策，如地方文化館、地方文化圈、閒置空間再利用、文化資產保存，甚至所有的文化政策都通盤檢視，才能找到理想的解決之道（劉新圓，2019）。此外，臺灣於參與 ICOM 年會中所提：博物館是一處靈巧的學習中心，其中的典藏和物件與生活真實連結，而非如典藏庫般，讓公眾被動的觀看（A museum is a smart learning centre where collections and objects truly fit into people's lives, rather than one of being a repository of collections for passive viewing by visitors.）（柯秀雯，2020）。這些內容皆顯示著，臺灣對於博物館轉型與發展上的觀察與態度，意識到了博物館已不同於以往，其概念與定義已被環境所牽絆，重視周圍並產生對話與連結，產生博物館與人地之間的生活語彙，成為博物館開創新局的重要任務。

所以綜合博物館之內與之外的「迭」「疊」不休，由此而來的博物館新定義的討論，可做以下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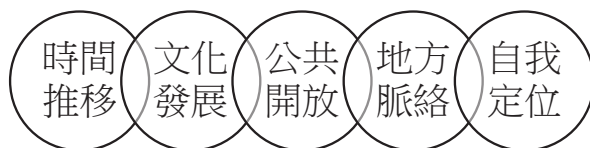
圖 1-1 博物館概念與定義的轉向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並且能夠由此歸納的是，博物館是隨著時間不斷改變的，走向更加貼近於生活的文化，廣納參與的對象，開啟多重的對話，連接脈絡的探索，進而找出定位與價值——時間推移、文化發展、公共開放、地方脈絡、自我定位。因而，臺灣各地於近年來，也持續積極的掀起地方城市的博物館／美術館熱潮，這些以城市發展為號召的博物館大量興建，將臺灣的博物館議題推向新的形態與省思。

圖 1-2 博物館轉向的元素歸納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博物館與城市之間 如「點」與「捺」的停頓與舒展

點與捺的狀態如同點狀與線性的概念，點與捺也如永字八法中的現代說法，以點為起始進行書寫，以捺為末筆，為整體文字之運筆帶來流暢之氣，在下筆之初藉由屏氣凝神、專心治之，在時光的流轉中暫緩片刻，綜觀全面，選合適宜之處，帶出文字之筆，而在文字之末理氣，為精氣神之投入，進行節奏的舒緩，在最後落筆延展喘息，於筆法之中保有獨特之運行與推演。

如此，將「點」與「捺」視為停頓與舒展，彼此之關係便如同博物館與城市之間，從整體城市之範圍進行綜合觀察，踏訪與找尋適宜的地點，作為館舍興建處，並在設計與規劃之時，思量其與城市的各種關聯，為館舍之設立帶來意義，也能貼近城市脈絡之中，平凡卻又不凡的城市紋理，進而館舍能夠融入於城市，而城市也能是館舍最大的支持。

現在許多新博物館／美術館都選擇結合所在都市的生活型態，朝向環境互動的區域生態的概念來發展，也就是館舍的地理位置跟社群之間的互動，成為非常重要的焦點。當館方規劃新興的館舍時，不再只將其視為獨立的機制，更關注其與空間、地理、人與人及社群之間的互動關係，因此館舍空間如何配合都市景觀及所在區域的參觀族群，是二十一世紀新興博物館／美術館的考量之一（黃舒屏，2014）。

此種將博物館與城市相互連結的概念，以不同於以往對於博物館的純粹凝視，將博物館視為存放物件的容器，在意珍奇物件的收藏，凍結歷史事件的發生，而在掠奪之間，布置著展現輝煌與光榮的寶盒，在內外佈滿神聖，與人地產生距離之感，無法輕易的接收邀請，也無法自在的踏入與感受。

相較於此，博物館概念與定義隨著時代而開放，至今，在各方各界的討論之下，博物館已獲得多重的翻轉，重視地方，並期待作為發現地方與傳遞地方的媒介。進而，博物館的出現則具有了如同社區營造的相似性質，具有晚近博物館型態轉變之生態取向，朝向地方環境的關注，為地方所擁有的人文進行挖掘與保存，

也為地方可能的來往人潮提供駐足與休憩，藉由平凡的日常與短暫的移動，博物館能夠給予的是日常的發現與移動的乍現，讓不論是地方的居民或是地方的遊客／過客，對於地方的事物有所覺察，以不同的感官來感受，此時對於博物館而言，就是一個由點至捺的滑動過程，調降視線的高度，進入地方產生交集與溫度。

而此如同社區營造般的發展，在相關的概念上，與日本社區設計大師山崎亮所提之許多有關人與地的想法，有著相互補充的關聯。山崎亮在透過社區的檢視與檢討，提出社區在人口結構與意識凝聚力的問題，並以人作為促進改變的核心要素，透過培力的活動，來帶動人與人、人與地的思考投入，讓團體驅動力的崛起，能夠建立起社區的結構，將其作為中心基地，逐漸的延伸至外部，吸納更多的人士共同參與其中，提供獨特且美好的體驗，用心與力來強化不同屬性的個體，穩固社區原有的常住人口（Resident Population），並與其相對的，便是山崎亮所提出的活動人口（Active Population）的概念，此由社區設計的說明而來（莊雅琇，2018），也是對於社區設計而言，重要的互動對象，如何能夠使其對於社區有感，形成覺知與感知？如何能夠使其對於社區，化陌生為認識，進而熟悉？將這些對於社區設計的不同程度的情感連結與關係連結，放大至博物館與城市之間，也具有著形式與做法的相似。

博物館與城市的不可分割，並且作為相互的依存，由上述內容便可理出頭緒，將博物館與城市放置於人與地的探討中，雖然有著各種社會中所存有的各類議題，所需的篇幅龐雜且巨大，然而，本文所要聚焦的主要為博物館在城市中，對於地與人所產生的影響，而這些影響的輕與重，因個體屬性而異，也因博物館於城市中的設立所牽涉的大大小的因素而異，並且，將此背景放眼於現代，一個已進入加速移動的社會裡，對於常住人口與活動人口而言，能否如文中所論之理想，博物館與城市之間，如「點」與「捺」的停頓與舒展，其如何能夠由內與外的提供，給予人們更多的認識與認同？

新興博物館／美術館的好處是能夠更整合性的運用空間規畫，使其地理位置與定位能夠跟民眾、社群、藝術活動發生更好的關係。思考自身文化敘事語言，關注空間社會現實和事件，以及獨具特色，如何創造自己的文化形象是很重要的，還包括必須要有自己的行銷策略，也必須回應其對於所在空間的關注，包括如何觀察在地社群、創造多重性價值，擴大觀賞族群（黃舒屏，2014）。由此可見，博物館如前述所提及之在概念與定義的轉變上，走向民主性、包容性、多音性的公共且開放的解鎖，面對著社會的豐富，博物館必須積極的對於自身的定位與形象進行思考，給予社會之現象相對的回應，而這些回應透過文化且具特色的語言敘說，形成獨樹一格的行銷方式來傳遞，並在此之中，能夠持續的保有核心理念，

深耕地方的紋理與價值，為博物館內外帶來整體性，也更能為社會中的日常帶來運筆行書的順暢之氣，於加速社會中，不疾不徐的投入專注。

隨著進步的科技讓生活愈來愈便捷，似乎也稀釋了人與物件之間的親密感，回歸到對於物的整理與整頓，在此期間用心感受，不用過於拘泥於物件本身，而是要以生活作為軸心思考，物件之於自我的重要性，增添生活的幸福感，也才能讓生活自在豐富（石村由起子，2019）。此處點出了本文所強調的社會加速現象，所帶來的心理情感的消逝，與生活觀察的低落，然而，回到物自身，也就是回到博物館本身，重新檢討與出發，博物館能作為城市景觀與生活風格之延伸，成為帶有人文、文化與藝術的語彙，在人來人往與移動便捷的加速社會中，填補地與人所存在的孔洞，在博物館的內與外，不論是建築外觀與周遭環境，或是展覽收藏與活動規劃，皆能以地方的脈絡進行思考，綿密的與人的關係，不須追求一氣呵成的快速連貫，而是能夠多加思慮，在各個不同的轉折中柔緩且穩健的连接，減少斷裂。

三、博物館作為「地方」與「非地方」的所思所想

當博物館有了因時而來的轉變與因地而來的顧慮，這些滾動讓博物館的結構逐漸廣闊，將博物館作為一個與城市產生巨大關聯媒介，似乎開啟了博物館於社會中的美好想像與寄託，然而再以地方與空間的哲學思考加以補充與論述，社會生活中所存在的地理區域與人類移動，都是展現社會景況的動態現實，這些短時或長時的來往，多重的可能出現於不論是常住人口或是流動人口的造訪或是路過，此時，便出現了將地與人的元素進行博物館之於城市，其中有關「地方」與「非地方」的論辯。

若說地方的定義是具有歸屬感、包含人際關係且擁有歷史性，那麼一個不具歸屬感，沒有人際關係亦非歷史的空間，便可定義為非地方。非地方是一個允諾孤獨個體性、路過、暫時性與曇花一現的世界，替人類學家也替其他人提出一個新客體，在反思要用什麼眼光觀看才合適之前，最好可以衡量一下其前所未見的向度。非地方就跟地方一樣，從未以純粹的形式存在；許多地方在其中從新組合，許多關係在其中重新建立（陳文瑤，2017）。博物館作為多種考量的複合，從古至今歷經了時代的累積，成為包容多元聲音的轉向，其所蘊含的深厚底蘊，並非一朝一夕能表露無遺，也非一時片刻能直接取得。博物館於城市中，不只是博物館融入於城市，城市也因博物館的存在而帶來不同的生活體驗與感受，城市也融入於博物館，形成關係的循環，此時，博物館成為「地方」，令人有所關注，心有所感，無論是對於博物館之外，在建築外觀與周圍環境，或是博物館之內，在展覽收藏與活動規劃，由外而內的接收到博物館的邀請，抑或是由內而外的更加

深刻的體悟到博物館的傳達，也可在此之間無論何者的先後，所帶來的影響能夠有所浮現，深則在心中留下印記，淺則在腦中留下記憶，進入另一種狀態的延伸，博物館也能因此由實體轉向抽象的層次，在人們的體內留下痕跡，讓在此與在彼的人們，於小幅度或大幅度的移動中，產生正向的情緒感受，有歸屬、有人際，也有歷史，重視體驗與感受，充實而不空洞，博物館因而成為一種「地方」，運行這各種相互性的交織，再造地方。

而相較於「非地方」，除了沒有歸屬、沒有人際關係，也無歷史的擁有，個體在此之中沒有深刻的關聯，短暫且表層的浮光掠影，匆匆的走，匆匆的過，如同通道般，僅供輸運與疏通，進行人流的傳遞與紓解。非地方成為通道，來自於一種旅人的移動，在觀看與風景之間建立起一個虛構的關係，將其具體定義可稱作為旅人的空間，在其中進行種種旅行的實踐，因而，可將其作為非地方的原型，從移動中僅產生位置的取得，未有從身份、關係與歷史中所創造出的意義，而是孤獨與相似性（陳文瑤，2017）。如此，博物館若作為「非地方」的存在，便是對於深層的關係結構的粉碎，與博物館之間缺乏了交集，沒有特別的注意，徒存外在的表象，而對內在而言，無法引起共鳴的內容，缺少脈絡的情境鋪陳，也使漫遊與閒晃成為極微低度的動態，此低度所指內容體驗的意識領會，博物館的活性僅存在於城市中的裝飾與未全然轉譯的語境，其仍存有著被發現與被使用的可能，這些可能來自於，有關移動性的理論論述，移動性可首先被理解為一種視覺活動，而後感染至情緒與情感，因此，移動性能夠被理解為多重感官的活動（Adey, P., 2017），此外，移動在日常中也能作為如西蒙所論之時空芭蕾（space-time ballets），藉由每日生活中自發性重複的微動作，穩定或持續的感受成為生活的模式化（patterning）。

博物館便於作為「非地方」之時，凸顯了其外觀的型態，帶來視覺上的感觀而已，在生活環境中的人來人往，習以為常的多重感觀已對其無特殊之感，並也無充足之力劃破孤獨，此時對於博物館的展覽內容與活動來說，也是自成格調，零散的進行自我的述說，給予願意拾起拼圖的個體，拼湊成為自由創作的記憶圖鑑，為非地方帶來不全然的失落，在非地方的移動中，找到一些除了日常如常的慣習與稀鬆平常的遵循之外的感觀啟迪與釋放，在快速且移動之中，為非地方找回一些地方。

現今社會中，不論是城市中的移動或是跨越城市的移動已是常態，柏格森曾說，靜止不動的感知是一種幻覺，移動才是真實。移動性是一種關係，是活歷（lived relation）的關係，移動是對個人自身、對其他人，以及對世界的定位，也如同一種特殊的感覺結構，在空間中穿梭與連結，它普遍存在，也無處不在，是一種跟

世界產生關聯、參與，並分析理解世界的方式，並且移動性構成了社會，我們無法忽視世界正不斷的移動，以及相較往昔，當今世界移動的更加頻繁，它是我們幾乎無時不刻都在從事和經驗的東西（Adey, P., 2017）。由對於當代社會空間而來的超現代性人類學導論所提出的非地方概念，與將移動性視為生活和理解世界間的關係之視角，彼此的相互滲透，所能顯示的是，複雜的移動所形成的社會，帶來了多種形式的生活樣態，地與人之間的意識、情感與行為表現，也皆因社會中的所謂的通道，讓地方與非地方在城市中交錯不已，也因此移動無所不在，更顯地方與非地方的存在，段義孚（Yi-Fu Tuan）的地方理論，將地方作為意義和意蘊的焦點，而空間則在其間展開，探討如何透過經驗組織社會生活而使生活過得更有意義，此說也使非地方具有相較於地方的孤獨感與缺乏關係關聯的象徵。然而，非地方所具有的矛盾為，連結和脫離是中介移動性的主要糾結，中介可以充當關係之間的緩衝行動者，或者更密切的連結者（Adey, P., 2017）。在非地方中，可如同漫遊者般，以漫步設法了解自己，步行於不熟悉的地方產生定位與知識，開闊廣泛，在空間中學習，產生空間敘事（Sennett, R., 2018）。因而，將博物館作為地方或非地方，其中並無對錯，而是能夠投入不同面向的思考，在地方中延續意義，在非地方中搭建可能的意義。

透過對於時代變遷的省察，許多學者看見了時間與空間中的變形，在加速的過程中，時與空的瓦解，為地與人關係之間也帶來了液態的流動。社會加速不僅改變了我們與空間和時間的關係，改變了我們周圍的自然和物質結構（客觀世界），改變了我們與他人（社會世界）的關係，而且還影響了我們在「主觀世界」中與自己的關係（Eric L. Hsu, Anthony Elliott, 2015）。此外，液態現代性，相較於先前的固態現代性而存在，流動性（fluidity）是液體與氣體的特性，要緊的是時間的流動，現代生活的形式有著脆弱、短暫易逝，以及不斷變化的傾向，並且液態的流動性由行動的多中心主義（polycentrism）而導致，在密集且相互依賴的網絡中，處於液態性的境況中，一切事情都可能發生，但結果就是不確定性的出現（Bauman, Z., 2013）。綜上而論，在當代的時代背景下，既有的架構已被解構為多重的現象與物質化的樣態，進而衍伸的地方與非地方之說，具有著具體的展現與抽象的象徵，將其轉化為博物館與城市之於地與人的關係網絡，進行以上種種的探討，越發兩極之間所能開展的中性地帶浮現的可能，然而液態的無形在速度的推進下，仍有許多潛藏的形變，在心裡，需要更加深層潛入其中。

四、將博物館內外成為城市紋理的綿延不絕

承上，對於將博物館作為地方，或是非地方之論，其中便是在心理情感的關係連結上有著主要的差異，有關所論及之歸屬、人際互動與歷史，都有著時間培

養的累積性，能夠藉由累積而塑形，逐漸穩定而紮根，包含在社會加速的論述中也有提到，除了通常強調的社會加速在社會結構層面上的運作方式，然而，更重要的是要認識到社會加速也有心理、情緒和情感層面(Eric L. Hsu, Anthony Elliott, 2015)，在超現代性人類學、移動、液態的理論中，也是如此，其中柔性的與地理人文的軟性結構，也是不可或缺的關注。

要將博物館內外作為城市紋理，並且能夠綿延不絕的發展，城市對於博物館的概念與定義的想法是重要的，如同前文所述，博物館必須思考自身文化敘事語言，在獨特中創造形象與行銷，面向群眾也擴展對象，為博物館與城市之間找到必須出現與存在的理由，而非只是隨意大舉興建，或是成為大師之作的名牌推手，有一個常見的名牌效應，稱為「starchitect」，這個詞彙分別由「star 明星」、「architect 建築師」所組成，即明星建築師，透過知名建築師設計館舍，吸引不同領域的文化愛好者前來朝聖參與(曾信傑，2014)，這種現象其實十分常見，也是讓館所能夠一鳴驚人的方法，可以快速的獲得注意，也可帶來會速的人潮流動，搭乘著當代運輸科技的進步，速度與移動的時空壓縮，這般的朝聖也為地方與非地方開啟了中間的游移。

這裡有幾組關鍵詞，像是城市、生活，都會化及城市景觀，生活價值及風格形式等，這關係到博物館／美術館如何以建築物、都市建設、文化市容及區域整合的整體操作，定義視覺藝術在生活空間與生活模式上的價值塑造、其美學的教育性功能和日常性的影響，這如何從博物館／美術館的模式來形塑(黃舒屏，2014)？如此的觀點與博物館作為地方的性質有所呼應，藉由對於城市的觀察，發現需要或是投入願景，博物館的出現能夠融入城市，給予視覺上的印象與感官，與城市的生活步調相互搭配，令人產生正向的感覺，投以正向的態度接納，並且能夠給予簡單的邀請，如生活般自然的進入，獲得裡外合一的感受，其中的展示與活動也能帶來引領，以心理與情感的促進作為基底鋪陳，用以作為一種能夠貫串內與外的幽微之力，為博物館之內，在抽象的概念定義上隨著時代而改變，滾動式的吸納時代之元素，在其中結合對於社會的關注與特色，充實獨特定位，在具體的內容上，對於典藏展覽與活動推廣，於規劃與推動時，給予多元群體不同的關注與提供；也為博物館之外，在抽象的關係連結上，於所在之處敦親睦鄰，投射友好元素之規劃，貼近日常且獨特的語境，在具體的外觀上，與城市相互融合，提供友善的周圍環境，簡單且容易接近的進出與穿梭。

博物館因而能在城市中，透過多重面向的思慮，不只是向前望與向後望，望向過去也望向未來，也往內看與往外看，在抽象的思考中建構思緒，在具體的呈現中付出實踐，進而在脈絡的延續中，在多重面向的注意下，發掘更多的可能性。

而這些可能性的發掘，需要多元的循環與組合，將博物館內外成為城市紋理的綿延不絕，其中地與人的關聯，也不僅止於單向的互動，而是能夠產生雙向的交流，其所需要的是如同社區設計的概念，不僅是打造新的空間，也包括探索空間與社群結合的加乘作用，會為周邊地區帶來什麼樣的價值思考。此外，一應俱全的空間，只會讓使用者變成顧客，具備解讀空間並善加利用的能力，也稱為空間素養（spatial Literacy），可促進對於空間使用的激盪（莊雅琇，2018）。與時俱進的改變與發展，地與人所具有的活性，是博物館與城市所需共同跟進的，從空間的探索到結合社群，於此之中的生態循環，加值了周圍環境的內涵與價值，再者，雖然在將博物館作為地方的論述中，放入了豐富且充沛的規劃與期待，不過，對於地方來說，仍需要如非地方般的些許空白之處，讓活性中的動態與循環之中所會產生的調整，在異動下有所調適，也讓動態因子在跳動之間，給予不同方向的動能，能夠給予群體自我推進的空間，以不同的姿態於博物館之內與外，發展自己的樣子，發展自我詮釋的解讀與敘事，讓意料之外也能成為博物館於城市中與地與人的多種不同走向的連結，進而能夠在其中出現各式各樣的紋理面貌，而這些多變性，始終圍繞著博物館由城市中所挖掘的文化元素與能量，博物館於城市中的建造，也可說是開啟日常與感知的重要之環。

建造是由居住衍生而來的，城市不僅僅是實體機制與人工建設，它是自然的產物，尤其是人性的產物，並且人們需要時間來學習建成環境，在體力的付出中拓展對於周圍環境的感知（Sennett, R., 2018）。城市中許多大大小小的設計與規劃，都是隨著自然與人性與時俱進的，博物館的出現也是如此，從居住與生活中，不斷的發展與擴展日常的所思所想，從行為到體驗，從體驗中經歷，從認識到熟悉，慢慢的在時間的累積下，也在經驗的撞擊或融合下，無論處於液態社會中個體本身於移動中速度之快慢與目的之有無，博物館可由個體之認知與習慣中，提煉更適性與貼近的觸動，在成為城市紋理之時，牽起與地與人綿延且細膩的關係。

五、相「繫」相伴 如絲線般細膩的交織

過去對於美術館及博物館的想像，認為最重要的就是展示物件，所以相關的研究、展示及教育推廣等，都圍繞著作品的展示物件。但二十一世紀以後，大家開始思考物件跟空間、人跟空間之間的關係，還要包括關注空間場域內和外的交流和連結，因此互動性變得非常重要，不是只有欣賞的功能，而是如何製造一個體驗的過程，啟發思維感受，營造一個更具創造性的空間，體驗各種可能性，刺激想法和引發討論（黃舒屏，2014），進而，博物館由古至今進行了許多的翻轉，轉向對於社會的關注，轉向對於社會的傾聽，也轉向對於社會的探尋。

在液態社會中，包含著時間的流逝、快速變化的社會與空間移動、身分與關

係的脆弱、個體性的不確定感與不安感的加深，這些內容所論及之時間空間與個體之身分、關係與感官感受，並且其間的移動性作用於脈絡、地理和他人的移動性的效果，所構成的各種幾何關係和轉化作用（Adey, P., 2017），這些皆可與博物館於城市中做為地方與非地方的議題進行探討。博物館因著各式的原因被建造設立，如今的生活幾乎處處可見，無論任何種類或是廣義而論，相較於以往，博物館也走向開放與公共，並且除了原本內增型的著重於文物視角轉向外擴型的著重社會的發展樣態，增加了教育研究上的意義，也有生活的娛樂性質，將博物館對於地與人的關聯推展至日常生活，而日常的生活既存在著人造也隱含著自然，彼此相互影響與交織的過程，所帶來的文化脈絡與透過移動來進行更為複雜的混合，也因此，文化的交互混雜，如同自然的作品，自然的作品遠比人類重新建構的事物複雜，因為人造事物的結構，是在某種預先決定的目的之下所形成的（林暉鈞，2020）然而，與文化相輔相成，博物館無法置身於地與人的文化之外，而是要成為城市紋理的綿延不絕，深入的於其中挖掘與耕耘。

如今在世界具體現實裡，地方與空間，地方與非地方彼此糾結，彼此滲透。非地方的可能性無論在任何地方都未曾消失，經常出入於非地方的人，將返回地方視為依靠（陳文瑤，2017），這樣的說法也顯示了地方與非地方的概念是存在著關聯性的，雖然以最原初的概念來看，將博物館作為地方，表示著博物館給人的歸屬感、人際互動與歷史感，而將博物館視為非地方，則相反，不過，再深入而論，儘管博物館作為非地方的存在，其仍可於零散中進行自我的述說，給予個體拾起拼圖自由拼湊與創作，於兩極之間展開中性地帶，浮現可能，為非地方帶來不全然的失落，並且能夠為非地方找回一些地方，或許也可說是成為進入地方的重要入口。

讓無論是在博物館館外周圍環境或是進入館內來來往往的人，專注、隨意或是不經意的啟動感官來感受。無論彼此的關係，或是人與地域的關係，都是不斷在說故事的狀態，城市發展的精華，在每天經過的各種公共空間，其中才是顯現最真實的日常，公眾場所是一個有機體，能變換出百百種互動與使用的方式，展現最真實的文化，強化人與人的連結，讓各種思想有機會相織成篇（曾智怡，2020）。而在此其中，每個個體都是重要且獨特的存在，對於日常的生活，不須如儀式術語中所提之識域性（liminality）的狀態，將自我從日常生活的空間中抽離，改以不同之思考方式和情緒來看待所身處的世界。反而，可如同日本文化中所提之侘寂精神，接受與欣賞萬物不恆常、不完美與不完整的本質，放下對完美的執著作為一種心的狀態，睜大眼睛開放心靈，見證當下。別任意送走寶貴的注意力，於此同時便是辜負已存在自我身邊的禮物，讓生活慢下來，邊走邊興築一條道路（游

淑峰，2020）。大眾能夠將博物館的建造與設立視為如城市中日常生活一般的存在，博物館在另一方面也從整體城市進行綜合觀察，思量其與城市的各種關聯也，由個體認知與習慣中，提煉更適性與貼近的觸動，牽起綿延且細膩的關係，進而館舍能夠融入於城市，帶來意義，由「點」而延伸運行進而以「捺」舒緩，成為平凡卻也不凡的城市紋理，增添自然中帶有人文卻又不造作的生活氣息，在液態社會中的生活步調中，試著減速或是為減速後的加速帶來更多的能量，也除了在注意力之下，邊走邊興築的道路外，帶動思考力的提升，開啟想法與回應，讓互動在錯綜之間，為地與人帶來更多的傳遞與互動。

因此無論將博物館作為地方或非地方之思，其中皆伴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化的發展、公共的開放、地方的脈絡、自我的定位，進行著語彙的創造與情境的鋪陳，並且成為有機體，挖掘城市與探尋。城市生活的易變特質，也許為現代性帶來最大的共鳴，把城市當成藝術品來構想，從中進行淬鍊、混合與包容（Sennett, R., 2018），而博物館也可說是在城市塑形成藝術品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能夠對於城市生活之變給予不同程度與不同形式的回應，帶來鮮明或是幽微的交流，博物館因而能在城市中，望向過去也望向未來，往內看也往外看，於抽象思考中建構思緒，於具體呈現中付出實踐，進而在脈絡延續，從日常地方生活環境記憶連結，以博物館作為開啟城市紋理及創意的契機，如絲線般細膩的交織，相繫相伴。

臺南市美術館
TAINAN ART MUSEUM

六、參考文獻

林暉鈞（譯）（2020）。作為隱喻的建築（原作者：柄谷行人）。臺北市：心靈工坊。

石村由起子（2019.09）。日常萬物論。La Vie，185，66-69。

柯秀雯 2020.01.22。博物館新定義提案怎麼來？原來話語權在這些國家手上【線上論壇】。取自 <http://www.cam.org.tw/article12/>

陳文瑤（譯）（2017）。非地方：超現代性人類學導論（原作者：Marc Auge）。臺北市：田園城市。

莊雅琇（譯）（2018）。社區設計的時代：用「不造物的設計」概念打造二十一世紀理想社會，全面探究社區設計的工作奧義、設計總體方針，以及如何與社群團體培養合作默契。（原作者：山崎亮）。臺北市：臉譜。

張芳薇（2014）。空間演繹及其回返：初探台北雙年展展示策略。現代美術學報，28，71-103。

游淑峰（譯）（2020）。侘寂：追求不完美的日式生活美學。（原作者：Beth Kempton）。臺北市：時報出版。

黃心蓉（2019.09.06）。從繆思到傑努斯？國際博物館協會對博物館新定義的討論【線上論壇】。取自 <https://artouch.com/column/content-11641.html>

劉新圓（2019.05.27）。我國博物館概況及問題【線上論壇】。取自 <https://www.npf.org.tw/2/20782>

黃舒屏（2014.05）21世紀的亞洲藝術實踐與美術館所面臨的挑戰。石瑞仁（主持），21世紀博物館的營運與發展。國際博物館論壇，臺北當代館。

曾智怡（2020.05）。共同生活的可能。La Vie，193，96-101。

曾信傑（2014.04）「藝」想天開——論博物館在城市品牌行銷扮演的角色。石瑞仁（主持），21世紀博物館的營運與發展。國際博物館論壇，臺北當代館。

蘇瑤華（2018）。從觀眾到群眾的動能與轉向：美術館觀眾研究新探。現代美術學報，36，7-24。

Adey, P. (2017). *Mobility*. Taylor & Francis.

Bauman, Z. (2013). *Liquid modernity*. John Wiley & Sons.

Duncan, C. (2005). *Civilizing rituals: Inside public art museums*. Routledge.

Hsu, E. L., & Elliott, A. (2015). Social acceleration theory and the self.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45(4), 397-418.

Sennett, R. (2018). *Building and dwelling: ethics for the cit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